

桐荫茶话

去朋友家玩，发现他在看一部我曾看过的电影，但里面人物说话速度明显加快了。我不解，问他，他说：“我用了2倍速。”我说：“看电影是为了享受其中的剧情、画面、配乐，你用2倍速看，能有什么意思？”他笑着说：“习惯了，这样节省时间。”

后来我发现，身边看影视剧使用倍速播放的人还真不少，还有就是随着短视频的流行，几分钟了解一部电影的视频大受欢迎。也难怪，在如今这样的快节奏时代，大家习惯了快餐文化，习惯了快生活，做事情追求速度，赚钱讲求短平快，过日子更是如此，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过。事实上真能如此吗？

在夜深人静、百无聊赖时不妨想一想，我们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好好吃顿饭了？有多长时间没有好好读书了？有多长时间没有健身了？有多长时间没有好好旅行了？有多长时间没有好好陪家人了？有多长时间没有和朋友聚会了？有多长时间没有和知交谈心了？

我们总觉得很忙，时间不够用，但仔细想想，一天之中，有多少时间是在无所事事地刷短视频中度过的？有多少时间是在追剧中度过的？有多少时间是在玩游戏中度过的？有多少时间是在浏览八卦信息中度过的？

我们总是感叹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是啊，一眨眼，一天就这样过去了；还没回过神，一月就这样过去了；一晃，一年又过去了。可是，在这一年里，我们又干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呢？在这一月里，我们又收获了什么呢？在这一年里，又有多少让我们印象深刻、难以忘怀的时光呢？

时光匆匆，岁月悠悠，长此以往，一辈子也会这样过去。这就像高尔基所言：“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，最长而又最短，最平凡而又最珍贵，最易被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。”回首往事，一事无成，一生蹉跎，追悔莫及。人生又不是跑马拉松，谁先到达终点谁就能拿到丰厚的奖品，干嘛非要一味加速向前跑呢？

人这一生，活的终究不是长度，也不是速度，而是宽度、丰度和厚度。越是快节奏时代，越需要慢下来生活。在生命旅程中，有很多时候，放慢脚步，欣赏欣赏路上的风景，想想过往，看看今朝，展望展望未来，等等空虚迷茫、无所适从的灵魂，对我们的人生大有益处。

在余下的时光里，希望我们能做个有趣的人，让周围的人从我们身上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和爱；希望我们能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，让世界因我们而更加美好；希望我们能有些“无用”的爱好，或读书看报、或养花弄草、或下棋钓鱼、或爬山旅行，借以消愁解忧、修身养性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希望我们能不为别人活着，只为自己而活，保持独立的精神、自由的思想，以宽广的胸襟、丰盛的人格、清醒、坦荡、真诚地活着。

慢下来吧，这时我们会发现，生活有多么美好！

慢下来生活

李志军

田园风雅

新春佳节刚刚过去，春天的脚步就悄然而至。大地动容，万物苏醒，山水旖旎，千姿百态的风情蠢蠢欲动。如果要具象地表达春天来了，我认为唯独以迎春花、柳和燕子最为恰当。它们不仅是春天明显的符号，更是春天深邃的语境。

早春二月，乍暖还寒。或山洞，或沿崖，或溪边，那些柔软的枝条早已挂出一串串黄灿灿的迎春花，生机勃勃，争相绽放。迎春花属落叶灌木丛生植物，枝条柔韧，下垂生长，花瓣小，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春天最初的语境，不然历代文人也不会不惜笔墨妙赞歌咏。

如清代诗人王照圆写道：“顿觉阳和至，迎春早吐花。风来舒绿叶，律转斗黄葩。”又如宋代晏殊的《迎春花》曰：“浅艳侔莺羽，纤条结兔丝。偏凌早春发，应请众芳迟。”再如唐代白居易在《玩迎春花赠杨郎中》中吟唱的：“金英翠萼带春寒，黄色花中有几般？凭君语向游人道，莫作蔓青花眼看。”

总之，在早春时节，迎春花气质非凡，端庄秀丽，娇小可爱，首当其冲地表达了一种春天到来喜出望外的语境。

柳，是春天另一种语境的表达，也是一种传统文化习俗的表达。在池塘边，在月光下，在

春天的语境

陈利民

微风中，柳一如谦谦君子，姿态迷人，姿态潇洒。《诗经·小雅·采薇》里就写道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”表述回想当年踏上征程，杨柳轻柔随风飘荡。关于柳，我特别偏爱在江南生长的。它纤细柔和，风情万种，又宛如知书达理、婀娜懂情的女子。自古以来，文人对柳的咏叹诗词多如牛毛，数不胜数。“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看看，一贯严肃沉稳、不苟言笑的欧阳修，也会写出柳的浪漫诗句。

在古时，春天到来，农夫忙播种，文人准备赶考求仕途。因此，柳也寓意惜别赠君之意。因此，文人墨客们写下的诗篇也不少。譬如宋代姜白石的“别路恐无青柳枝”，明代郭登的“年年长自送行人，折尽边城路旁柳”，唐代李白的《春夜洛城闻笛》“此夜曲中闻折柳，何人不起故园情”等等，皆是诗人表达时光飞逝、聚少离多、人生甘苦，表达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，因而他们十分珍惜当下，十分珍惜友情。

燕子是春天名副其实的报春者，细语呢喃，低飞稻田。繁茂的春天已经款款到来，燕子双双辛勤劳作，哺育后代，不仅使如诗如画的春天有了静态美，同时也有了动感美。由此，讴歌燕子的

诗词作品名目繁多，令人目不暇接。

诗人杜甫在颠沛流离之后，暂得栖居成都草堂，又喜迎新春，心境安适，欢悦之心，自不待言，于是写下“泥融飞燕子，沙暖睡鸳鸯”。泥土初融，燕子翻飞着衔泥筑巢；沙滩和暖，鸳鸯在静谧中安然入睡。而柳永在《玉蝴蝶》中唱道：“念双燕、难凭远信，指暮天、空识归航。黯相望，断鸿声里，立尽斜阳。”秦观则在《如梦令》中诉说：“黄莺啄花，瓣儿纷纷落下；燕子掠水，绿波泛起皱纹。笋借一风争作竹，燕分数字别成家。”

燕子属雀形目燕科益鸟，在古时叫玄鸟。它不仅象征美好的春天，也象征美好的爱情。燕子素以雌雄颀颀，飞翔相随，停则相守，而成为爱情的象征。《诗经·谷风》曰：“思为双飞燕，衔泥巢君屋。”《燕尔新婚，如兄如弟》。《诗经·燕燕》又曰：“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。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。”正是因为燕子的这种成双成对，才让有情人寄情于燕子，渴望今生今世比翼双飞。

总而言之，迎春花也罢，柳也罢，燕子也罢，它们都是春天的符号，春天的使者；它们多姿多彩地、声情并茂地描绘了春天的语境，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无尽的享受和深刻的启迪。

闲思笔录

“断舍离”是一场修行

姚春华

新的一年，我准备着手住将了多年的老房子重新装修下。家里收拾出了成堆的旧物，当回收师傅将我视为珍宝的旧物当成垃圾胡乱拖走后，心中滋味，一言难尽。或许，割舍不下的不是事物本身，而是在这些旧物上，我曾花费的心思，付出的感情。抑或我真正割舍不下的，是与这些旧物共处的光阴。

这些年，我一直做不好“断舍离”，有时是因为恋旧，有时是因为懒惰，有时还可能是因为怯懦，没有安全感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坏毛病，可以说成是散漫自珍。以致身边的杂物越堆越多，却怎么都丢不掉，因为“舍不得”“好可惜”“东西都还是好好的”……我们总是在不断地买新东西，珍藏着过时的东西，因为“万一没有了……”“总有一天会用到……”

“断舍离”最早由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。简单地说，就是“断绝不需要的东西，舍弃多余的废物，脱离对物品的执着”，追寻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。其实早在19世纪上半

叶，美国作家、哲学家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中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，诠释了自己所追求的简朴生活。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两年两个月里，自己搭建木屋，感受构建的乐趣；自己打猎捕鱼，释放最原始的野性；自己种植作物，过最简朴的生活，靠双手养活自己。他所拥有的物质，也不过是仅仅能满足自己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求。他对物欲横流嗤之以鼻，对口舌之欲轻蔑鄙视，对聚敛敛物视如敝屣。他认为终其一生为必需品而奋斗，为生活辛苦奔波是愚蠢的生活。“断舍离”和《老子》也有相通之处。老子有“抱朴守拙”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思想，只有到了世事洞明、从心所欲的心灵境界，才能真正体会朴素的生活态度对心灵的影响。

由此看来，“断舍离”不只是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人生态度，更是一场修行。所谓“断舍离”不单是物质层面的“断舍离”，更是精神层面的“断舍离”。从本质上看，“断舍离”的主角并不是物品，而是自己。因为所有用过的物品，都渗透着我

们的温度与情感，所以，与其说是不舍得扔掉物品，还不如说是自己思想上，那份舍不得的情愫在作祟。所以说，“断舍离”其实也是一种能力，一种与过去挥别的能力。人生长河，滔滔东流，我们要学会做减法，不断与自己的过去告别，告别纠缠于心的人和事，告别过去好或不好的自己，告别那些我们已经不再需要，不再心动的人、事、物。在人生漫漫长途，儿女成长、成才、成家，父母衰老、衰弱、衰亡，那些不得不面对的“断舍离”，也是我们必做的功课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，与这世界做最后的告别，那何尝不是一次最决绝最彻底的“断舍离”？

人生如四季，春夏秋冬景不同。我们走过了春的明媚与夏的绚烂，我们的双脚已踩在深秋的落叶上。那些春天里的一树繁花，夏天里的一地鸡毛，我们都应该试着“断舍离”，让人生不断归零，精神才能保持自由，才能有更多空间接纳明天。如《断舍离》中所言：“如果不给心留出更多空间，如何能够接纳未来？”

佳作赏析

风清气静 山河吐翠

——胥嘉寅缙云山水画赏析

渝生

作重点放在缙云山水上，因为他熟悉山中的一景一物，一草一木。

我认识胥老的时间不算长，真正得以坦诚交流、碰撞观点，源于去年春天，媒体助推其绘画作品和艺术评论的发表。为此，吾应邀对胥老有过一次深入、愉快的采访。天宽广，云飞扬，胥老是一个谈吐如菊、禀性安静、内敛低调的人。他尊师重道，勤勉好学，不慕虚荣，具有谦虚含蓄的品质。

去年金秋十月，胥老又一次走进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办公地旧址，参观了中共中央西南局历史陈列展，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、刘伯承、贺龙在此办公期间相关的一千多幅照片和数百件实物后，深受教育与鼓舞。特别是听了解说员关于“小平松”“贺龙松”的介绍，老一辈领导人保护、建设绿水青山的感人事迹令他肃然起敬，促使胥老用手中之笔创作出一幅别具风貌的中国画《缙岭云霞》。该画用写意的笔法，让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地旧址跃然纸上，将真情实感融入画中。这些年，胥老创作了几十幅缙云山主题的山水画，他将这些画变为了一幅移动的缙云秀丽风光图与大家分享。

“我深爱着家乡的缙云山和山中纯朴的村民，我将用自己的一生为缙云山而画，为缙云山而歌。”胥老说。山随画转，云为诗留。品胥老的画，如同在阅读缙云山数十年的发展变迁史，极为亲切，颇多感悟和新意。

孔子曰：“智者乐山，仁者乐水。”胥老一次次告别画室，踏上旅行写生之旅，以此来告慰自然的召唤，回应水流与风动的歌唱。在胥老的众多画作中，吾偏爱《缙云揽胜》，此画构思精巧，

立意深邃，画面恢弘，情景交融。胥老独辟蹊径，画风一改常态，用潇洒的笔墨，以写实写意的笔法，挥毫泼墨赋彩。细品其画，九峰耸立，树木峥嵘，白云缭绕，似雾非雾，似烟非烟，磅礴郁积，气象万千。笔下霞云，五彩斑斓。整幅画作有一种抒情成份的表达，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。既有情有景，情景交融，神韵溢彩。无庸置疑，这是他的心中之画，亦是笔下之画，同时亦是心手相随的智慧呈现。

云霓罩缙云，风景美如画。朝观日出，暮听松涛，夏避暑，冬赏雪。因此，我们的心变得更加柔软和宁静。这情、这景融入到画家的作品之中，细细品味其中的奥秘，给读者一种穿越缙云时空的遐想。

用一句话概括胥老作品的最大特色，就是拥有鲜明的家国情怀。他热爱巴渝文化与旖旎山川，其绘画作品中展现了不一样的巴渝风采。作为一名艺术家，要走到基层中去，走到人民群众中去，走到祖国大好河山中去，才能描绘出祖国灿烂的万里河山。有道是：

一画一文一世界，
乐山乐水乐人生。
笔下缙云放异彩，
壮心不已写山川。



《缙岭云霞》
胥嘉寅 / 中国画